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## 第四十四回 夢換心方成惡婦 聽撒帳早是癡郎

才子佳人都十七，並蒂芙蓉，著露嬌如滴。相攜素手花前立，教人莫狀丹青筆。  
出水鴛鴦相比翼，玉女金童，燭影搖紅色。  
名懸金榜歡何極？相提只願借琴瑟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古人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使其氣血充足，然後行其人道，所以古人往往多壽。但古人生在浮靡之世，未凋未鑿之時，物誘不牽，情竇不起，這一定的婚娶之期所以行得將去。如今處在這輕儇泄越的世界，生出來的都是些刁鑽古怪的人才，這些男女，偏那愛親敬長的良知與世俱沒，偏是這些情慾之窟，十一二歲的時節，都無所不知，便要成精作怪。

即狄希陳，母親管的也算嚴緊，年紀剛才一十六歲，見了孫蘭姬便怎麼知道就慕少艾，生出許多計策，鑽頭覓縫的私通？他母親自己往府城尋他的初念，原是乍聞了這個信，心中發恨，算計趕到下處，帶他連那妓者彩拔一頓，與他做個沒體面，使他也再不好往那妓者家去，使那妓者也便再不招他。及至過了一夜，又走了一百里路，又因丈夫再三的囑咐，那發恨的心腸十分去了七分，那疼愛他的心腸七分倒添了三分。若使走到下處，或是狄希陳桀驁不馴，或是那妓者虎背熊腰、年紀長大、嚙嘴拌唇、擦牙扮齒、黃毛大腳，再若昂昂不彩，這又不免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」怎禁乍時到了，先一個狄希陳唬的鬼也相似，躲躲藏藏，先叫那做娘的可憐而不可怒；一個十六七歲的美女，嬌嬌滴滴的迎將出來，喜笑花生的連忙與他接衣裳、解眼罩、問安請坐、行禮磕頭，這一副笑臉，那嚴婆的辣手怎忍下的在他臉上？所以不惟不惡，且越可愛起來。又虧不盡適遇一個姑子來到，說：「前世已定的姻緣，割他不斷；往後將斷的姻緣，留挽不牢。」狄婆子於是把罪發惡的排遣，盡數丟開，算道：「爽快留他兩日，等我上完了廟，送他二三兩銀子，好好送他回去，帶了兒子歸家，倘或處得過激，孩子生性惱出病來，悔就晚了。」

誰知那姑子說得一些不爽，第二日輕輕省省，不用推辭，自然走散。狄希陳饒是這等開交，還懷了一肚皮怨氣，借了哭汪為露的名頭，叫喚了個不住。這樣作業的孩子，你定要叫他三十而娶，這十四年裡頭，不知作出多少業來！這古禮怎生依的？於是他母親拿定主意，擇在十一月過聘，過年二月十六日完婚。喚了銀匠在家中打造首飾，即托薛教授買貨的家人往臨清順買尺頭等物。自己喂蠶織的絹，發與染坊染著；自己麥子磨的白面、蜂窩裡割的蜜、芝麻打的香油，叫廚子炸喜果；到府城裡買的桂圓，羊群裡揀了兩隻牝牡大羊；鵝、鴨、雞、鴿，都是鄉中自有；喚了樂人鼓手，於十一月初十日備了一個齊整大聘。

管家狄周、媒婆老田，押了禮送到薛家。管待了狄周、老田的酒飯，賞了每人一千錢、一匹大紅布。回了兩隻銀鑲碗、兩隻銀鑲箸、一面銀打的庚牌、四副繡枕、四雙男鞋、四雙女鞋；狄希陳的一頂儒巾、一匹青線絹、一匹藍線絹、一根儒絲、一雙皂鞋、一雙絨襪、一部《五經旁訓》、一部《四書大全》、兩封湖筆、兩匣徽墨、一對龍尾硯、幾樣果品，打發回禮來家。兩家各往各門親戚分送喜果。

次日，薛教授親到狄家來謝，說：「費這許多厚禮，後日我與令愛過聘，怎麼照樣回得起？」狄賓梁料他要自己來謝，預先叫家中備下肴饌，留他款待。從此狄家每日料理娶親勾當，嫌那東邊一座北房低小，拆了另蓋，糊牆鋪地，極其齊整。薛家也叫匠人彩漆裝奩，打造首飾，裁制衣裳，旋刮錫器。

時光易過，轉眼就是明年。霎時交了二月初十日，狄婆子自去上頭，先送了兩隻活雞、兩尾鮮魚、一方豬肉、一方羊肉、四盤果子、兩尊酒。薛家叫了廚子，置酒相候。狄婆子吃過茶，坐了一會，到了吉時，請素姐出去，穿著大紅裝花吉服、官綠裝花繡裙，環佩七事，恍如仙女臨凡。見了婆婆的禮，面向東南，朝了喜神的方位，坐在一隻水桶上面。狄婆子把他臉上十字繳了兩錢，上了髻，戴了排環首飾，又與婆婆四雙八拜行禮。

狄婆子看了他那模樣，好不溫柔雅致、嬌媚妖嬈，心中暗自歡喜，想道：「這媳婦的標緻不在孫蘭姬之下，這陳兒的野心定是束縛住了。只是李姑子說這媳婦要改變心腸，夫婦不睦，忤逆公婆，這話我確然信他不過。那裡有這等的美人會這等的歪慳？」薛婆子慫慫讓酒，他那心裡且碌碌動思這個。薛婆子道：「親家，我見你那意思倒不是怪我，一象心中有甚麼事的一般。」狄婆子笑道：「親家，你怎麼就看出我來？我心中實是想著件事來。」薛婆子道：「親家想甚麼事？對著我說說。」狄婆子道：「對著親家說不得的事。」薛婆子取笑道：「說不得的事，情管就不是好事。親家且吃酒，有事黑夜做就是了，不消預先的想。」

兩親家笑了一會，狄婆子要請小親家婆相會。薛婆子說：「他看著人做菜待親家哩。等親家臨行，叫他出來相見。」薛家叫了兩個女瞎子，一個謝先，一個張先，各人唱了幾套喜曲。狄婆子吃過了湯飯，賞賜兩個女先並廚子一應下人。

薛婆子說：「閨女有幾件不堪的妝奩，有張粗造的牀，十五日先送到府上。」狄婆子道：「那日有幾位客下顧？好伺候。」薛婆子道：「這裡別再沒有門親戚，又不好單著，只是裡頭央連親家婆，合我是兩個；外頭也只得央連親家公，同他爹也是兩個。」狄婆子說：「哥哥們聞著做甚麼？不叫他同去走走？二位大哥叫他外邊隨著二位親家翁，三哥叫他跟著親家在後頭。一個姐姐的大喜，都叫他們頑韃子去。」

薛如兼光著個頭，站著往前，戴著頂方巾，穿了一領紫花布道袍，出來見他丈母。狄婆子甚是喜悅，拜匣內預備的一方月白絲綢汗巾，一個灑線荷包，內中盛著五錢銀子，送與薛如兼做拜見。薛婆子道：「你專常的見，專常的叫你娘費禮，這遭不收罷。」薛如兼也沒虛讓一讓，沉沉的接將過來，放在袖內，朝上又與丈母作了兩揖。他娘笑道：「好脫氣的小廝，你倒忒也不做假哩！」狄婆子說：「是別人麼？作假！」薛婆子送出狄婆子回來，素姐又與他爹娘合他生母從頭行禮。薛婆子說：「再待四五日就往人家去，回來就是客了。」

倏忽又是十五，狄家門上結了彩，裡外擺下酒席。外頭請了相棟宇、相於廷合狄婆子的妹夫崔近塘四個相陪，裡邊請的相棟宇婆子、崔近塘婆子。外頭叫的是四個小唱，裡頭叫的還是張先、謝先。完備，伺候鋪牀。

這薛家也從清早門上吊了彩，擺設妝奩，雖也不十分齊整，但是那老教官的力量，也就叫是「竭力無餘」的了。將近傍午，叫了許多人，抬了桌子，前邊鼓樂引導。家人薛三省、薛三槐壓禮。老田夾著一匹紅布，吃的憨憨的跟著送到狄宅。狄家也照依款待，照禮單點查了一應奩具，收到房中，賞賜了來人。

連舉人娘子合薛婆子兩頂轎子先到，狄婆子迎到裡面，見過禮，讓過了茶。狄希陳出來見丈母，巧姐出來見婆婆，又都見了連親家母，相婆子崔婆子都相見過了。薛婆子合連婆子都往狄希陳屋裡與他鋪牀擺設。外邊薛教授、連春元、薛如卞、薛如兼四位已到，狄賓梁領著狄希陳，同著相棟宇父子、崔近塘，迎接進去，安坐獻茶，遞酒赴度。鼓樂和鳴，歌謳迭唱；觥籌交錯，肴饌豐腴。雖是新親，都原舊友，開懷暢樂，盡興而歸。

送了客去，狄家又送催妝食盒一盤、粉一盤、面一盤、豬肉一盤、簪髻蓋袱；一套過門的禮衣，先送到薛宅，看就十六日卯時過門。狄家的「娶女客」是相棟宇的婆子；四對燈籠、二個披紅童子、十二名鼓手、十二名樂人，都伺候臨時聽用；紮刮了齊整喜轎，結彩掛紅，極其鮮豔；與狄希陳做的青線絹圓領、藍線絹襯擺，打的銀花、買的紅■，備了鞍馬，打點親迎。

卻說十五日晚上，薛教授夫婦從狄家鋪牀回來，叫人置了一桌酒，要合家大小同女兒團坐一會，說起狄賓梁良善務本，象那還楊春的銀，送汪為露的助喪，種種的好事，這都是人所難能的，「狄親家婆雖是有些辣躁，卻是個正經的婦人，不是那等沒道理的歪慳。女婿雖是氣宇殊欠沉潛，文理也大欠通順，但也年紀還小，盡有變化的時候。狄親家房中又沒有七大八小，膝下又沒有三窩兩塊，只有一男一女；兩個老人家年紀也都是望七的時候，你過門去，第一要夫妻和睦，這便叫是孝順。你小兩口兒和和氣氣的似

兄妹一般，那翁姑看了，自是喜歡。每日早起，光梳頭、淨洗面，催著女婿早往書房讀書，使那父母寬心，便是做媳婦的孝順。雖是公婆在上，百凡的也該替公婆照管。小姑的衣裳鞋腳，婆婆有了年紀，你都該照管他的。況且又是你的弟婦，不是別人，你大他小，千萬不要合他合氣。翁婆有甚言語，務要順受，不可當面使性，背後■國■，這都是極罪過的事。

「女婿叫是夫主，就合凡人仰仗天的一般，是做女人的終身倚靠。做丈夫的十分寵愛，那做女人的拿出十分的敬重；兩好相合，這等夫妻便是終身到老，再沒有那參商的事體。我與母親便是樣子。若是恃了丈夫的恩愛，依了自己的心性，逞了自己的驕嗔，那男子的性格有甚麼正經，變了臉就沒有體面，一連幾次，把心漸漸的就冷了，就是丈夫外邊有些胡做，這是做男子的常事。只怕夫妻的情義不深，若夫妻的情義既深，憑他有甚麼外遇，被他搖奪不去的。

「往往男子們有那棄妻寵妾的，也都是那做女人們的量窄心偏激出來的，豈是那做男人的沒個良心？豈不知有個嫡庶無奈的做大的容不得人，終日裡把那妾來打罵，再也沒個休止。就是那不相干的鄰捨家聽了也是厭煩，何況是他妾，難道沒些疼愛？況且又不光止打罵那妾，畢竟也還把自己丈夫牽扯在裡頭；也還不止於牽扯丈夫，還要把那家中使數的人都說他欺心、膽大、抱粗腿、慣炎涼。滿河的魚，一網打盡，家反宅亂。既是象了兇神，漢子自然迴避，大的屋裡沒了投奔，自然投奔到小的屋裡去了。大的見他往小的屋裡去了，越發的日遠日疏；小的見他不往大的屋裡去，越發日親日近。那做丈夫的先時還是賭氣，中間也還自己不安，後來老羞變成了怒，習為當得的一般。若做大老婆的再往前趕，越發成了寇仇。

「所以那會做女人的，拿出那道理來束縛那丈夫，那丈夫自然心服；若倚了潑悍，那丈夫豈是不會潑悍的麼？你還不曉的那林大舅就是你娘的弟，娶了你後來這個姘母，拿著當天神一般敬重。怕這個姘母說，那怕你外婆，只好生氣罷了，也形容不出那些小收心的形狀。如此待了這門幾年，你姘母陪嫁的一個丫頭，叫是小荷香，你大舅就合他偷上了。待了幾時，你大姘子打聽出來，其實與他做了妾也可，或是嫁了他出去也可，又不與他，又不嫁他，無休無歇的對了他打那丫頭，打得手酸了口罵，罵一聲『臭竈子』，就帶上一聲『賊忘八』！致的你大舅賠禮告饒，燒香設誓。甚麼是肯罷兵！象酗酒的凶徒一般，越扶越醉。你外婆勸勸，連把外婆也頂撞起來。叫你大舅指著頂撞婆婆為名說：『罷！罷！為甚麼因這丫頭致得你衝撞娘？我尋個人來把丫頭賞了他去，省得你這們作鬧！』誰知他另收拾了一所房子，裡頭收拾的齊齊整整，買了的丫頭小廝，家人媳婦，調了個灣子，把小荷香弄到那裡，上上頭，徹底換了綢帛。鄉里的米麵柴火只往那裡供備，通不往家中送；家中的器皿什物陸續往那頭搬運，成幾日不來到家。你姘子合他嚷，他說：『你不許我要丫頭罷了，沒的也不許我嫖麼？』家裡人都曉的，只為他性氣不好，沒一個人敢合他說。後來人都知道他另有個家，那親戚朋友們都往那裡尋他，通也沒人再往這裡傍影。你大姘子的兄弟叫你大舅大酒大肉的只給他一條腿，不合你姘子一條腿。

「後來你姘子自己打聽出來，趕到那裡，你大舅把小荷香藏在一邊，說：『我實是怕你，我情願打光棍躲出你來了！為娘在上，收拾了這個去處，還沒完哩；等收拾完了，請娘來這裡住，離了你的眼，省的受你的氣，被你頂觸。我可也再不尋甚麼老婆，你只當是死了漢子的寡婦，我只當是沒有你的一般！咱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！，你姘母說：『咱為甚麼？我只是為這丫頭報氣他不過；既是丫頭沒在這裡，咱還是咱，咱同的世人麼？』你大舅說：『喲，這話麼！說那世人，你比仇人還狠哩！請！請！你愛這個去處，我同娘還往那裡住去。』你姘母說：『你不家去罷了，好似我不放娘來的一般。』你大舅說：『我待怎麼？要是光我，可我死活受你的。我全是為只有一個娘，怕被你氣殺了，叫娘躲了你出來。你不放？你不放，咱同著官兒講，看誰是誰不是！』他可其自數黃道黑道的哭。叫那鄰捨家聽了，把他那哭的話採將出來，編了一個《黃鶯兒》：

好個狠天殺！數強人，不似他！狼心狗肺真忘八！為著那歪辣，棄了俺結髮！你當初說的是甚麼話？惱殺咱將頭砍掉，碗口大巴拉！

「你大舅憑他哭，只不理他。他待了會子，又只得往那頭去了。後來他越發紅了眼，到如今合你姘母如世人一般！可也有報應，寵的那小荷香上頭鋪臉，叫他象降賊的一般，打了牙，肚裡咽。」

薛婆子說：「這天夠老咎晚的了，叫閨女睡會子好起來，改日說罷。」打發素姐睡了。

一家子俱還沒睡覺，各自忙亂，只見素姐從睡夢中高聲怪叫，唬得薛婆子流水跑進去。他跳起來，只往他娘的懷裡鑽，只說是：「唬殺我了！」怪哭的不止。他娘說：「我兒，你是怎麼？你是做夢哩，你醒醒兒就好了。」醒了一大會子，才說的出話來。

他娘說：「我兒，你夢見什麼來？唬的我這們著。」素姐說：「我夢見一個人，象兇神似的，一隻手提著個心，一隻手拿著把刀，望著我說：『你明日待往他家去呀，用不著這好心了，還換給你這心去。』把我胸膛割開，換了我的心去了。」薛婆子說：「夢凶是吉，好夢。我兒，別害怕！」亂轟著，也就雞叫，人便都沒睡覺，替他梳頭插戴、穿衣裳，伺候女婿的酒席，又伺候娶女客的茶飯，又請連春元的夫人來做「送女客」。

百凡事務，足足忙到五更。只見外邊鼓樂到門，薛教授即忙戴了二尺高狗頭紗帽，穿了粉紅色編裂縫的一領屯絹圓領、一條骨鑲的玳瑁帶、水耳皂靴，出去大門外接了女婿到家。

酒過五巡，肴陳三道，吉辰已到，請催新人上輿。狄希陳簪花掛紅，乘馬前導，素姐彩轎緊隨，連夫人合相棟宇娘子二轎隨後；薛如卞、薛如兼都公服乘馬，送他姐姐。

新人到門，狄家門上掛彩、地下鋪氈。新人到了香案前面，狄婆子用箸揭挑了蓋頭。那六親八眷，左右對門，來了多少婦人觀看。只見素姐：

柳葉眉彎彎兩道，杏子眼炯炯雙眸。適短適長體段，不肥不瘦身材。彩羅袱下，煙籠一朵芙蓉；錦繡裙邊，地湧兩勾蓮瓣。若使雄風不露，爭誇洛浦明妃；如能英氣終藏，盡道河洲淑女。

那賓相在旁贊著禮，狄希陳與素姐拜了天地，牽了紅，引進洞房。賓相贊教坐牀合盃，又贊狄希陳拜牀公牀母。素姐看那賓相：

年紀五十之上，短短的豎著幾莖黃鬚；身軀六尺之間，粗粗的張著一雙黑手。老人巾插戴絨花，外郎袍拖懸紅布。把賊眼上下偷瞧，用狗口高低喝唱。才子閨房之內，原不應非族相參；士女臥室之中，豈可叫野人輕到？

素姐看了這個形狀，厭的一肚悶氣，只是不好說得。只見那賓相手裡拿了個盒底，裡面盛了五穀、栗子、棗兒、荔枝、圓眼，口裡念道：

陰陽肇位，二儀開天地之機；內外乘時，兩姓啟夫妻之義。鳳凰且協於雌雄，麒麟占吉於牝牡。茲者：狄郎鳳卜，得淑女於河洲；薛姐鶯簷，配才人於璧府。慶天緣之湊合，喜月老之奇逢。夫婦登牀，賓相撒帳。

將手連果子帶五穀抓了滿滿的一把往東一撒，說道：

撒帳東，新人齊捧合歡鐘。才子佳人乘酒力，大家今夜好降龍。

念畢，又抓了果子五穀往南一撒，說道：

撒帳南，從今翠被不生寒。春羅幾點桃花雨，攜向燈前仔細看。

念畢，又將果子五穀居中撒，說道：

撒帳中，管教新婦腳朝空。含苞未慣風和雨，且到巫山第一峰。

念畢，又將五穀果子往西一撒，念道：

撒帳西，窈窕淑女出香閨。廝守萬年諧白髮，狼行狼負不相離。

念畢，又把五穀果子往北一撒，念道：

撒帳北，名花自是開金穀。賓人休得枉垂涎，刺蝟想吃天鵝肉。

念畢，又把五穀果子往上撒，念道：

撒帳上，新人莫得妝模樣。晚間上得合歡牀，老僧就把鐘來撞。

念畢，又把五穀果子往下撒，念道：

撒帳下，新人整頓鮫綃帕。須臾待得雨雲收，武陵一樹桃花謝。

那賓相這些撒帳詩，狄希陳那裡懂得，倒也憑他胡念罷了。只是那相於廷聽了，掩了嘴只是笑。薛如卞聽了，氣得那臉上紅了白，白了紅的，只是不好當面發作，勉強的含忍。

原來素姐雖不認的字，那詩中義理到也解得出來，心中甚是惱悶，聽他念到「撒帳北」那詩底下那兩句，甚是不平，就要思量發作起來，趕他出去；又想到：「既是撒到北了，這也就是完事，可以不言。」誰知他又撒帳上下的不了，愈覺取笑起來。素姐怕他還有甚麼念將出來，再忍不住，將薛三省娘子跋地瞅了一眼罵道：「你們耳躲不聾，任憑叫這個野牛在我房裡胡說白道的，是何道理！替我掐了那野牛的脖子，攆他出去！」薛三省媳婦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從幾時來家裡要句高聲言語也沒有，如今做新媳婦，是怎麼來這們等的？」

那賓相也甚沒意思，丟下盒底，往外就飛跑，說道：「好！俺媽！我賓相做到老了，沒見這們一位烈燥的性子！」薛如卞說：「你別要多話！你那些詩，這也是在新人面前說的麼？我慢慢的合你算帳！」賓相說：「好薛相公！我說咱是讀書人家，敢把那陳年古代的舊話來搪塞不成？我費了二三日的整工夫，從新都編了新詩來這裡撒帳，好圖個主顧，誰知倒惹出不是來了。薛相公，你這眼下不娶連小姐哩？我可也再不另做新詩，我只念那舊的就是。——再不，薛相公，你就自己做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狄希陳坐完了帳，出來陪他舅子。那賓相吃完酒飯未去，仍把剛才那些話又對了狄希陳辯白。相於廷笑，薛如卞惱，狄賓梁合薛如兼不理。狄希陳說：「這也罷了。你那詩上倒也都是些實話，沒傷犯著什麼，怎麼該計較？」相於廷聽了，笑的前仰後合；薛如卞氣的把狄希陳看了兩眼。狄賓梁封了五錢銀子，送的賓相去了，方才遞酒行禮，讓如卞兄弟上坐。家中也擺上酒款待連春元夫人。

薛家隨即送了早飯來到，要就著連夫人在此就充了一次送飯的女客。連夫人叫人把那送來的飯，一桌擺在新人房內，一桌送到上房與公婆同用。連夫人叫人請狄希陳進房吃飯，彼此認生，俱不肯吃。連夫人又再三讓他，他只是不用。素姐說：「他吃的那成！這飯難道臭了？叫人收了去罷！」連夫人笑說：「你先不吃，怎麼請狄姐夫吃哩？我回去，薛親家自己來送晌飯，您就吃了。」一邊辭了回去。

狄婆子再三謝他有勞，送了上轎回來。薛家兩個舅子也起席回去，進房來辭素姐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俺兩個家去罷。」素姐說：「沒的你也嫁了他罷？不回去！」雌的薛如卞兄弟兩個一頭灰，往外跑。狄賓梁趕著每位送了一柄真金蜀扇、一枚桂花香牌、一個月白秋羅汗巾、一個白玉巾結，送出大門；看上了馬回家，收拾叫狄希陳去薛家謝親，一對果盒，用彩樓罩著，一副桌面、五方定肉，用食盒抬了，先用鼓樂導引，後面狄希陳衣巾乘馬，送到丈人家裡。薛教授仍舊穿了那套行頭，接進客舍。

狄希陳見過了禮，拜了祖先，上席飲酒。薛夫人一邊自己押了食盒來與女兒送午飯，相見了狄婆子，吃完茶，進到女兒房內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家中的那溫克都往那裡去了？誰家一個沒折至的新媳婦就開口罵人，雌答女婿？這是你爹那半夜教道你的？快別如此！看婆婆女婿說什麼！」素姐說：「狗！他家有『長鍋』呼吃了我罷！我不知怎麼，由不的我只是生氣哩！」薛夫人道：「謊孩子！那裡的氣？快別要胡說！後晌女婿進屋裡來，順條順理的，頭上抹下，要取吉利。」素姐說：「後晌我老早的關了門，不叫進房裡來！他要敲門打戶的，惹的我不耐煩了，我開了門，爽俐打幾下子給他！」薛夫人道：「胡說的甚麼！看人聽見！快來吃飯罷。」他守著他娘吃了兩個饅頭、一碗大米水飯。

薛夫人還沒回去，狄希陳已是謝過了親回家。回送了一匹紅段、一對銀花、一頂方巾、一件銀紅巴家綢道袍、一雙氈鞋、一雙綾襪、一部《文章正宗》、一部《漢書》、兩封湖筆、兩匣徽墨、一對歛硯、兩副枕頂、男鞋兩雙、婦鞋兩雙，將這些回禮收到家中。狄婆子再三謝了薛夫人的重禮，狄希陳也到房裡見了丈母，說了幾句閒話，辭別家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又早黃昏時候，差了薛三省娘子送的晚飯，讓著狄希陳吃了兩個火燒、一碗水飯，摸摸造子出去了。薛三省娘子讓素姐吃飯。素姐說：「我黑了不吃飯，你明早煮兩個雞子我吃罷。」薛三省娘子又悄悄對他說道：「娘叫我悄悄的對姐姐說，叫你後晌和姐夫好好的睡覺，別要扭手扭腳的！頭一日，取個和美的意思。你要聽說，咱娘明日早來替你送飯，要姐姐不聽說，明日咱娘也不來了，三日可也不來接你。」素姐說：「喲！我是鼓樓上小雀？唬殺了我？」薛三省娘子說：「我是正經話，姐姐，你別當頑要的。俺待家裡去哩。」素姐說：「你去罷，叫娘來看我。」

那狄希陳眼巴巴的看那天，只願黑了，好洞房花燭夜，巫峽兩雲期。但不知佳期果如願否？只看下回分解，再看其詳。